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

台湾

少数民族研究
论丛

第VI卷

张海洋 主编

Collected Articles of the Study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Taiwan

| The Sixth Volume |

民族出版社

Collected Articles of the Study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Taiwan
— The Sixth Volume —

台湾

少数民族研究
论丛
——第VI卷——

张海洋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 第VI卷/张海洋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12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

ISBN 7-105-07967-3

I. 台... II. 张... III. 少数民族—民族文化—台湾省—文集 IV. K280.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4673 号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第VI卷

编 者: 张海洋

策划编辑: 倩 男

责任编辑: 龚黔兰

责任印制: 苏晓红

封面设计: 智见设计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58130038 (编辑室)

010-64224782 (发行部)

<http://www.e56.com.cn>

投稿邮箱: gongqianlan@sina.com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15.125

定 价: 3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编委会

主 编：刘宝明

副主编：曾思奇 张海洋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巴莫阿依 许良国 刘宝明 刘元如

吴安其 张海洋 张崇根 曾思奇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序

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内涵，历来为学界所推崇，素有“东南亚民族学的宝藏”、“中国上古史之活的史料”、“为整个环太平洋文化的重要据点”等评价（凌纯声语）。唯其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在这块学术研究领域里耕耘不辍，留下了诸多富有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著作。

1

基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加强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这一宗旨，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牵头、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执编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下称《文库》），拟精选一批涵盖历史、文化、语言、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社会发展状况等领域，反映台湾少数民族人文学科学术水平的、高质量的著作，以学术专著、编著、译著、教材、调查报告、论文专集等形式，纳入《文库》系列丛书。除隆重推介有一定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外，《文库》还将着力于支持和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实证性和有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并将其成果列入出版计划。通过以上两大系列学术成果的规划和推展，以期构建一个独树一帜的、具有较高学术理论水平的台湾少数民族人文学科领域的平台。

我们希望《文库》既负载台湾少数民族人文学科学术研

究重任，也促进两岸民族文化交流。我们深信：凝聚着海峡两岸广大学者睿智和热诚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的问世，一定能够为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事业的发扬光大和繁荣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刘宝明

2006年12月

《论丛》序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居住在台湾的高山族历来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台湾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当前台湾的“族群政治”及其社会根源；既有利于两岸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而且最终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1

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于2006年4月成立，旨在推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构建两岸文化交流学术平台。《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是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主办的综合性学术论著。该《论丛》将以现代民族理论及人文科学理论为指导，包括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化、教育等研究领域，尤以台湾少数民族社会现状、文化变迁以及两岸民族政策与关系的研究为重，以期推动大陆台湾少数民族的学术研究。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首期推出的系列论文，汇集了半个多世纪（1949年10月至2006年12月）以来，大陆学界发表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涵盖了历史、社会、语言、文学、文化习俗、宗教、教育、现状等各个领域，其作者既有在专业研究领域中筚路蓝缕、几十年如一日耕耘不辍的老专家，也有在新研究领域开拓进取的中青年新秀。不同

时期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无不凝结着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心血，来之不易，实属难得。现在结集出版，除表达我们对他们刻苦、敬业的研究精神和业绩的崇敬外，也寄托着以此为基础和起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开创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新天地的期望。

祖国大陆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如果从著名民族学家林惠祥教授 1929 年亲历台湾田野调查，1930 年发表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算起，历 70 余年。初创时期，林惠祥、凌纯声、卫惠林、陈绍馥、李亦园、张光直、陈奇禄、董同龢、丁邦新、李壬癸等著名学者，既开风气复为师，开辟之功，堪称卓绝。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又有一批学者继往开来，在各自领域，奋发有为，各领风骚。他们发表的论著数以百千计，为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殿堂的建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陆 1950 年以来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方面的投入和建树。1951 年，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在语文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前身）建立以台湾籍少数民族学者为主体的高山族语文教研室（现台湾南岛语教研室前身），从事台湾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研；在历史系成立民族研究部，其中设置高山族历史和教研人员的建制。这两个系科“文革”前曾招生授业。“文革”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语言专业的建制和规格从大学本科教育提升为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现在设有“台湾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方向的博士点。厦门大学历史系 50 年代起设有高山族历史与文化的教研机构，承担着培养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专业人员的任务。此外，在其他一些高等院校，也有从事台湾少数民族教学和研究的专职或兼职人员。毫无疑问，大陆半个多世纪

以来在台湾少数民族领域的研究成就，是同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及其他院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

毋庸讳言，我们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领域还存在诸多不足或者说欠缺。例如，我们的专业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关注点重传统轻现状，重文化轻政经，重现象轻过程，研究领域尚有盲点；囿于两岸长期阻隔的政局，妨碍甚至阻塞了学术调研和信息资源的正常交流，也影响学术观点的正常讨论；专业人员较少，与形成专业意义上的人才队伍和研究规模这一目标，还有相当距离。这些不足或缺欠是历史和客观因素所导致，不是作者个人能力所能超越的。因此，这次结集出版时，对人编论文的处理，基本采纳原作者发表时的文稿，不作文字和注解勘误以外的增删、修订工作。这点，我们需要特别加以说明，谨请读者见谅。

3

回顾和检阅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 50 多年历程，成绩固然可贵；而展望未来、发扬光大我们的研究工程尤为紧迫。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已为学界和国人所认同和重视。随着世局的变化和祖国统一大业的迅速发展，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愈加突出地展现在大家面前，任重而道远。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热忱地希望：《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的推出，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总结，而且是新旅程、新篇章的开始。让我们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让我们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事业繁荣发展。

编者

2006 年 12 月

《论丛》
序

出版说明

《台湾少数民族研究论丛》汇集了半个世纪以来大陆学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论丛分别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多方位展示了台湾少数民族的风貌，为今后继续深入研究台湾少数民族并进行学术上的开拓创新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为使读者真正了解和把握当时的论文原貌，我们从“尊重原文”的角度出发，除了对作者原文做了文字校勘、将原文尾注改为脚注外，并未做更大的改动。

另外，由于作者联络方式更改，我们至今尚未与某些作者取得联系，故特在此声明，请相关作者尽快与我们联系以领取稿酬为谢。

联系人：陈韦帆，电话：010 - 68932668 - 1083。

目 录

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 /郝时远 /1	
当代台湾的“原住民”与民族问题 /郝时远 /31	
台湾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 /陈孔立 /65	
台湾“省籍族群”的结构功能分析 /刘国深 /95	
走向民粹化的族群政治	
——1980年以来的台湾原住民运动与原住民政策	1
研究 /陈建樾 /112	
从“化外”到“化内”	
——1980年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陈建樾 /134	
台湾的高山族研究与当局推行的政策 /张崇根 /159	
清朝对高山族教化政策述评 /陈国强、田富达 /170	
清代台湾原住民教化政策述评 /李 颖 /183	
“理番政策”与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刍议 /曾国良 /195	
关于“开山抚番”政策的评价问题 /林 冈 /214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政策之历史考察 /季云飞 /226	
制度、地方官、“汉番关系”	
——关于清代台湾“番政”形成的一些考察 /周翔鹤 /242	
郑成功收复台湾及其对高山族的政策 /施联朱 /262	

- 台湾“原住民”教育问题述论 /郝时远 /275
- 高山族教育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 /曾思奇 /299
- 台湾原住民教育 /滕 星 张俊豪 /317
- 日据时期台湾教育政策的演变 /龚 放 /351
- 台湾高山族当前的社会处境分析 /邵宝林 /369
- 台湾原住民社会面临解体的危机 /何天华 /380
- 1949 年以来我国高山族研究简述 /陈国强、郭志超 /387
- 四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台湾民族学研究 /宇 晓 /405
- 1949 年以来的台湾民族学 /张海洋 /412

台湾的“族群”与 “族群政治”析论

郝时远

1950年初，对应西方学界 ethnic group 的中文“族群”一词开始为台湾民族学界使用。进入1970年后，族群（ethnic group）和族群性（ethnicity）理论日益为台湾相关学科所关注和借鉴，进而为“台独”势力所利用，成为依托于“省籍矛盾”构建“政治族群”和操控“族群政治”的基本话语，由此挑起“国家认同”层面的“统独争议”，彰显了分化民众、分裂祖国的作用。在这方面，大陆学者曾就“省籍族群”的结构功能和“省籍—族群—本土化”模式进行了研究^①，本文拟从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交互影响的角度，就台湾的“四大族群”说及其“族群政治”问题做一分析，以揭示其“文化”外衣包装下的政治目的。

1

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

^① 刘国深：《台湾“省籍族群”的结构分析》，载《台湾研究集刊》，1999（3）；另见，陈孔立：《台湾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载《台湾研究集刊》，2002（2）。

一、台湾民族学界早期对“族群” 概念的理解与应用

1949年以后，台湾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失去了大陆的田野资源，逐步形成了对台湾少数民族（山胞）和汉族民系、东南亚华人社会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少数民族为主的研究格局。其中，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成为学界相关学科的基础，也是台湾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基本田野依托。台湾民族学界在接续日本殖民占领时期日本学者大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成果卓著。^①

台湾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是通过史料梳理和田野求证展开的。期间，对少数民族群体称谓在剔除古代历史文献中的“土民”、“番”、“夷”、“生番”、“熟番”、“高山番”、“平埔番”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蕃族”、“高砂族”等后，经历了高山族、土著、山地民族、山胞（含山地和平地）、少数民族、族群、原住民、原住民族等统称的变化过程。目前，原住民一词使用最为普遍，原住民族次之，少数民族再次之。“族群”一词由于广泛应用于“社群”和自然科学领域，以致失去了最初的确指性而成为相当泛化的概念。^②需要指出的是，“族群”一词不仅因应用泛化而为学术界所困扰，更重要的是

① 根据台湾1945—1999年有关族群研究目录的统计，直接研究台湾少数民族（高山族）的著作多达400余种，学术期刊论文700多篇，报纸论文近800篇。参见黄士旂编：《台湾族群研究目录》（1945—1999），台北捷幼出版社，2000。

② 在台湾的生物学研究中，“族群”一词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种群分类，其释义为“生活在一特定区域内，所有同种生物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参见 <http://www.zo.ntu.edu.tw>。）其对应的英文是 population 而非 ethnic group。在社会生活领域，“族群”一词泛用于各种社会角色、社会行为、生活偏好的类别群体。

它在当代台湾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族群一词是对应英文 ethnic group 的中文翻译，台湾民族学界使用族群并将其对应 ethnic group 一词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 1950 年。当时，卫惠林在《曹族三族群的氏族组织》一文中指出“关于曹族（tsao）系统现有之三族群”，即阿里山曹族、沙阿鲁阿族及卡那布族间之分类问题，至今尚无定论。^①因此，就笔者目前所见资料，这应该是台湾学术界最早使用族群一词的例证。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曹族内部的三个族群的氏族组织进行了比较研究，其族群概念的使用具有确指对象，即曹族内部的三个分支。1962 年，卫惠林发表了《台湾土著族群研究的趋向及其问题》的主题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回顾日本人对台湾土著的研究情况时指出：“对于每一族的一群一社很少做过深入的继续的研究；对于每一专题，每一种单独现象，很少做过系统的比较分析。因此像欧洲学者对于非洲、澳洲、大洋洲、南北美洲诸土著民族社会所做的学术贡献日本人没有做到，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发表的语文的隔阂，而是由于他们深入的程度不够。”^②所谓“深入的程度”当然是指对“每一族的一群一社”的精细研究，也就是类似于对曹族内部支系进行氏族组织研究和比较那样。他所倡导的“弃博而求精、舍约而求详”的研究取向，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微观化走向。虽然在这些文章中尚未涉及“认同”之类的族群理论要素，但是作者用族群这一概念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即对台湾“土著民族”进行“一群一社”更

① 卫惠林：《曹族三族群的氏族组织》，载《文献专刊》第 1 卷，第 4 期，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0。

② 卫惠林：《台湾土著族群研究的趋向及其问题》，载《台湾文献》第 13 卷，第 2 期，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62。

加细微的群体性研究。由于西方族群理论研究在 60 年代中期才形成气候，所以当时台湾民族学界并没有就此进行理论方面的探讨。

在台湾，族群作为专业术语于 1971 年收入《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 10 册《人类学》，其释文列举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出现的诸多定义、理解和观点，如具有“文化丛”（cultural complex）或民族特质（ethnic traits）的社会群体；从前或现在仍然有一种个别的政治和民族渊源的群体；在美国指黑人，有时也指犹太人或者人口少于白人的“民族的、国籍的、人种的及文化的”少数民族；不同于人种概念的文化群体；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及其政治行为；具有宗教、文化及共同的生物学来源的群体；民主社会中之真正的民族或文化（包括宗教）多元论所涉及的群体等等。^①台湾学界开始较广泛地应用这一概念应该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②，而且主要是用于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限定在“族裔”（ethnic）的范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 ethnicity 和 ethnic group 研究进入高潮之际，同时也是台湾社会政治形势中“反对运动”高涨之时。因此，台湾的族群研究和“族群化”过程不仅直接受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影响，而且也同台湾的政治格局演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开启了台湾社会的“族群化”过程，族群概念也因此成为台湾政治生活中的权力话语。

① 《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 10 册：《人类学》，212～213 页，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1。

② 从台湾学界有关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著述中可以看出 70 年代末族群概念的应用明显呈增多之势。

二、台湾“族群化”的社会政治背景

从台湾发展的历史和人口结构来看，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从明朝开始，大陆移住或暂住台湾的人口就有一定数量。荷兰殖民统治势力占领台湾后，也招募了一些大陆劳力在台为其种植、捕鹿等。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大陆移民台湾的规模渐大，及至清季进一步发展为大规模移民，大陆汉族移民很快构成了台湾人口的主体。此前居住在台湾的居民，学术界的研究证明主要也是远古时期从大陆移居过去的^①，其中亦包括少部分来自太平洋岛屿的移民。^② 清朝统治台湾期间，对这些先住居民按照中原王朝对边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称谓有“生番”、“熟番”之分。前者指未归化且多居于山地的部落（“番社”），后者为纳入清廷统治范围、剃发归顺、输饷纳税、在平原地区与汉族乡间杂处并逐步融散于汉族中的群体。此外，主要来自大陆广东、福建地区的汉族移民，也因来源地、方言、习俗等方面的不同和宗族因素而形成闽南、客家两大汉族民系群体。因此，台湾地方的族际关系主要是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而“闽、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械斗之类）则不属于族际关系之列。所以，包括日本统治时期对台湾居民进行的民族学调查分类，也以“汉民”、“蕃人”划分，只是在对“汉民”来源与分布的统计中进行“福建人”、“广东人”或“闽”、“客”的汉族民系区别。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台湾重新回归祖国。接

① 田珏主编：《台湾史纲要》，6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② 林仁川：《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21页，文汇出版社，1991。